

陝西考古博物館



市井萬象

考古學科專題博物館——陝西考古博物館日前向公眾開放。博物館以「考古」為主題，依託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歷年來田野考古工作實踐和文物保護科技研究成果，通過考古歷程、文化譜系、考古發現、文保科技四大板塊，展示考古工作過程、技術方法、研究思路及學科發展。

圖為展出的寶雞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犧尊。

新華社

生態綠蔭中的人間暖情



HK人與事 厲放

很多年前，帶孩子參加一個活動，離開喧囂的都市，來到位於大帽山深谷之中的農場。這裏綠蔭繁茂，擁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景觀，種植有機蔬菜、培育優種牲畜、養殖多樣性植物，保護野生動物，強調生態環境保護，實為寓教於樂的好地方，它是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以下簡稱嘉道理農場）。

又一周日，漫步中環天星碼頭，發現一些人正在「買菜」。便好奇，菜農怎麼可以在這裏「擺攤」？原來這是由環保協進會、嘉道理農場及天星小輪有限公司主辦的星期日「中環農墟」。其目的為市民提供新鮮、本地、時令、有機、謝絕不必要食物包裝的蔬菜。除了食物，農墟還向公眾推廣有機農業對環境保護及食物安全之益處。嘉道理農場與時俱進，經由每一棵鮮活的青菜將創始人之初衷和「彼此敬重，亦尊重大自然」之願景從田野傳遞至都市。

嘉道理農場之前身為創立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嘉道理農業輔助會」，這是一個人間暖情的故事。一九四〇年代末，經歷戰亂的大量難民湧入戰後元氣未復的香港。他們多散居新界，以務農維生，其境遇之艱辛受到香港猶太裔賀理士嘉道理爵士（Sir Horace Kadoorie）的關注，他要讓他們過上獨立、有尊嚴的生活，同時生計亦得到保障。

賀理士爵士早年在上海已是熱心助人之士，於一九三七年創辦上海猶太青年會，並負責籌組一個委員會，以救助從中歐地區逃到上海的二萬名難民。這些經歷使他深明「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之道理，要給貧苦大眾帶來真正幸福，便要與他們建立夥伴關係，幫助他們自力更生。於是，他與兄長羅蘭士勳爵（Lawrence Kadoorie）及聯同胡禮先生（Mr. Norman Wright）和胡挺生先生攜手創立起「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簡稱輔助會），目標為推動「助人自助」之積極人生態度。為此，輔助會為有需要的農民提供培訓、農資和免息貸款，協助他們重新耕種，讓受助人可以自食其力。

適逢其時，賀理士爵士偶然在大帽山的高嶺發現一株無人打理的橘樹，當時一般相信香港的高嶺地勢過於陡峭且氣候潮濕，不適宜以商業規模種植柑橘

屬樹木。然而山上那株無人照料自然生長的橘樹，恰好證明這類植物可以在山坡繁衍。隨後，賀理士爵士又與豬農梁植共同發現了一條長年流淌於深谷的溪流，這在香港十分罕見，於是解決了生產農作物及飼養牲畜極為重要的可靠水源供應，開辦嘉道理農場的想法由此萌生。

五年後的一九五六年，輔助會獲政府批租現址土地（白牛石）並以「嘉道理試驗及推廣農場」名稱營運，示範高效能及可創造盈利之耕種和畜牧方法，並提供研究及培訓場地。致力改善牲畜品種及培訓農民和駐港呢喀兵，藉此改善香港的糧食供應和安全。這不但促進了本地經濟復甦，亦重新燃亮了新界居民的希望和夢想。

在嘉道理農場六十周年紀念網頁上，「我與嘉道理農場的珍貴回憶」中，一些接受過輔助會資助的農民道出如何通過該會捐贈村屋、養豬計劃、贈送禽畜、提供低息或免息貸款及工務建材等實際幫助維持生計，改善了生活，脫貧致富的經歷，生動真實。亦因此，輔助會的工作得到國際認同，曾被形容為「當世最具效益的私人慈善項目之一」。

歲月流轉，時代變遷，香港農業日漸式微，嘉道理農場便將重點轉移到關注生態環境方面。自一九六〇年起，農場透過植林、樹林的自然生長和防治山火工作，將一片貧瘠的灌木林，逐漸變成物種繁雜、農作豐盛、樹林茂盛的主題植物園。一九九五年正式成為非牟利及慈善機構，於自然保護及教育方面着力。現今園內土地一百四十八公頃，山谷清溪匯流，翠林環抱，曲徑通幽，擁有一半以上的香港本地植物。

嘉道理農場自一九九五年起採用有



嘉道理農場採用有機耕種模式。

資料圖片

怕「二黃」

「西皮」、「二黃」是京劇的兩種主要聲腔。行內有「男怕西皮、女怕二黃」的說法，嚴謹地說，應為「生怕西皮、旦怕二黃」，這是因兩種聲腔的音域、男女（或大嗓和小嗓）嗓音條件不同造成的。



如是我見 姚文冬

作為一名戲迷，我深有體會。我唱旦角的「西皮」唱腔，遊刃有餘，多高的調門也夠得着；但唱「二黃」就力不從心了，無論怎樣變換調門，都感覺吃力。於是，只要遇到「二黃」，先已產生心理壓力，這種心理壓力便是「怕」，越「怕」越唱不好。甚至，我幾乎不能唱完一段完整的「二黃」唱腔。然而，我又是那麼喜歡「二黃」唱腔，它暗淡、沉鬱、婉轉的特點，非常容易出韻味。

因技術上的失衡，我覺得自己是不成功的票友。但一直努力，也難以如願。直到我發現了一個不為人注意的「秘密」：王瑤卿也怕「二黃」。

王瑤卿何許人也？京劇旦角的一代宗師，被譽為「通天教主」，「四大名旦」的梅、尚、程、荀四位大師，都是經他調校成名。這麼大的人物，是否也受困於「男怕西皮、女怕二黃」的規律？資料介紹王瑤卿的藝術特

點時，有這麼一句話：「尤其擅長西皮。」雖然沒說怕「二黃」，但怎樣理解這句話？

讀罷，我心釋然。於是不再自卑、煩惱。原來，這是一個人人面對的藝術規律，連一代宗師也不例外。求全是好，只求一個「擅長」也不無裨益。此後，我敢於坦言自己怕「二黃」，而不再虛榮好勝。

同時，我也看到一個有趣現象：一起玩的戲迷中，那些唱老生的男性，大都喜歡演唱「二黃」，唱「西皮」的人極少。雖非刻意，但因為「生怕西皮」，他們選擇了避重就輕。雖沒像我這樣細鑽研過這個規律，但他們都自覺地順從了自己——怎麼舒服就怎麼唱。

生活中，也處處有這種「強」與「弱」的對立存在。比如夫妻之間，在許多事物上，也是男有所「怕」，女有所「怕」，同時，這邊的弱項，恰恰是那邊的強項。這是典型的。還有多少非典型的事例呢？有人好文，有人擅武，比比皆是。遵從藝術規律，可去掉一個「怕」字；遵從生活規律，便會自然和諧。當然，我不是說遇到難事就選擇逃避，但要知道，挑戰是一種樂趣，避重就輕則是一種智慧。

來日不一定方長

「今年的疫情、戰爭、客機事件，彷彿都在提醒我們，來日不一定方長，再見不一定再見……」老媽把她的手機遞過來，給我看這條訊息。自從學會用智能手機後，看手機訊息便成為她日常一個小節目。



人生在線 潘明珠

若是在從前，看到這些似乎「不吉利」的話，老人家通常會感到厭煩，立即關掉。但自從疫情以來，母親像許多人（尤其是長者）一樣，看透了，生生死死，本是人世間平常事。

弟婦的父親入院之後，我母親很想去看望一下，無奈醫院暫時不容探訪。媽又告訴我，她的麻雀友和飲茶友，即長者群中，最近熱議一件事，一定要預先做妥，那就是立一張平安紙。媽媽說，從前大家忌諱不談，最近方姨牽頭先做，大家各自紛紛去籌劃了。因疫下多變，生死有命，大家要為身後事作準備。

其實方姨的丈夫多年前已去世，她沒有子女，親友也少而疏，我奇怪為何她急需立遺囑呢？老媽說，方姨在疫前把手上一間樓房賣了，現在她多了數百萬元，就想應如何在平安紙上列明財產怎分給哪個遠房親戚。方姨說，物業難分拆，一定要先變成現錢。不過由於遠房親戚很少和方姨見面或關心她，方姨也猶豫了很久，是否值得把遺產就這樣分出去呢。

「有時遠親未必及得上朋友。」母親給了意見。後來，方

姨決定把手頭其中的一份保險金之受益人改為密友，她說，這樣好友便可以有錢幫她處理後事。

方姨反過來又給我母親意見，因母親是屬於膝下有一大群子孫的老人家，方姨說：雖然你不是富豪，但有五個兒女，若死後也不想有爭家產的事件，應該早些立平安紙，為自己的財產做公平的分配。「一旦走了，處理身後事也簡易得多了。」方姨人率直口快，指出我母親把大屋的屋契交長子了，但其實長子很少問候，而關心及照顧她更周到的是女兒。母親思前想後，決定重新立一張遺囑，雖然大屋仍分給大哥，但她把手頭其中一小單位，分給我們姐妹三人。

老媽安排好了之後，說自己仍有心願，就是衣錦還鄉，返內地家鄉一次，與鄉親父老見面及祭祖。相信現在回鄉是不少港人的心願，可惜仍未通關。「已經三年沒回鄉拜山，山頭已雜草叢生了吧。」媽媽喃喃地說。我安慰道，疫情下這是無可奈何的，只要在心中懷念，便算是致祭了，祖先們明白的，不會怪責。

為了讓家添些生氣，老媽買了一束百合和一盆紫丁香回來，放於窗前。陽光下，百合像送暖的天使，小丁香綻放笑意，滿室香氣，特別令人感到，此刻，老媽、我，宅家一切安好。能活在當下，快樂聊天，管它來日是否方長，感受此刻滿滿的幸福吧。

傾聽敕勒川（下）



閒話煙雨 白頭翁

北魏時期的占星術、堪輿術，已經很深奧了。東魏的高歡講究「二術」，看天地、看星辰；探陰陽、測風水；講究吉凶卦，易經周術。

看螞蟻相鬥，測度戰爭的勝負。螞蟻陣若有明示，滿朝皆驚。在東魏都城鄴城，今臨漳城東一片坡地上，東面住着一大窩黃色的大螞蟻；而西面則盤踞着一大窩黑色的大螞蟻，每逢東西兩魏有戰事，兩邊的螞蟻必有戰。東魏軍隊的軍服正巧是黃色的，西魏軍隊正巧穿着黑色軍裝。黃黑螞蟻相鬥極其殘酷，每次相爭都拚命廝殺，奮勇向前，更無投降待斃。據說高歡每當看到黃螞蟻屍體狼藉，大敗而回，往往不禁淚灑；看到黃螞蟻不顧生死，大獲全勝，又徹夜歡飲，披星臨河高歌《敕勒川》。

公元五四六年八月，大丞相高歡又傾全國之力，興兵數十萬，自鄴城匯兵晉陽，浩浩蕩蕩，討伐西魏；西魏也集中全國兵力，增援玉壁城，築起多道防線，大戰一觸即

發。

史書上記載，東魏征討西魏，大軍連營四十里，從今天的臨汾新絳縣安營紮寨，一直駐軍到稷山縣，可謂旌旗遍野，刀槍林立，勢在踏破玉壁城，劍指長安。而西魏軍雄立高台壁壘之上，士氣高漲，羌鼓胡笛，晝夜不停；其勢在殲敵於堅城之下，掩殺於征鄴途中。

東西兩魏的攻防戰爭，白刃相搏，熱血迸濺。直至發展到斷水、堆山、地道、火



鄴城遺址一景。

資料圖片

攻、煙熏，無所不用。但西魏守城大將韋孝寬是難得的軍事天才，統軍帥才，見招拆招，堅牆之下，不後退半步。史載：「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內守禦有餘。」有的陣地一晝夜間，幾易其手，屍體由城下直鋪到城上，死傷慘重；無奈之下，高歡下令軍士掘一大坑，將戰死的七萬多士卒皆掩埋於坑中。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時至今日，已近一千五百年矣，埋屍大家依然有跡可循，黃土之中，慘不忍睹。

高歡病矣，其病不輕，內外交困，晝夜難寧。軍中傳言大丞相被西魏守將韋孝寬一箭射死。軍心慌慌，流言四起。高歡深知，軍心不穩，幾十萬大軍潰敗就會如冰雪入沸水，兵敗先敗軍心，兵敗如山倒。於是他強撐病體在三軍之前設廣帳，集三軍將帥共聚，以示高歡不但在，且健康如初。羌鼓鑼號齊鳴，高歡令大將斛律金長嘯高歌，唱的正是這首《敕勒川》：「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

吹草低見牛羊。」高歡不禁合而同唱，將士皆引頸長歌，作為三軍統帥的高歡，不知何感何慨？兩行熱淚不覺而下，眾將士皆有悲音。

這是東魏最後一戰，也是高歡臨終一戰。

玉壁之戰的第二年正月，高歡病危在晉陽，據《北齊書》記載，當月天有日食。高歡言道：「日食其為我耶？死亦何恨？」臨終之際，又令斛律金在床前唱起《敕勒川》。斛律金含淚唱起，其調沙啞，悲涼、蒼健、古樸；在《敕勒川》聲中，一代梟雄，伴隨著跟他一生的戰歌，漸行漸遠……高歡之後，其子高洋以北齊代東魏，東西兩魏滅亡之後，北齊北周猶如漸去的黑黃螞蟻，竟再無相鬥，直到北周滅北齊，建立統一的隋王朝。人亡政息矣，骨肉皆失矣，但《敕勒川》還在，還飄盪在中華大地上，不但北魏唱，隋唐亦唱，一直唱到今天今夜……